後樂集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後樂集卷十七　　　　宋　衛涇　撰

策問　序　跋　行狀

召試館職策

問國家規畫長策思枚武功綜核庶政盡革平世具文之習將校挾士畧而飭戎備敢問今之急務孰緩孰切夫建事以擇材為本經武以鍊兵為先調度以裕財為難儲庫以足食為重朝廷議論所及皆已次第舉行矣

薦舉之詔首加於將帥之選又及於文武小大之臣不知可以博盡羣材否乎或謂介胄之所長搢紳之論豈能盡諗其優劣下僚之寒滯而上官之薦進未免有所遐遺則將何以開掄材之路歟中都簡試嚴良家之選諸路招募廣効用之額徒隷起戍收勇敢之士不知可以增儆軍實否乎或謂選汰子弟拘於等則之不齊至反遺其技藝招刺新兵雖可充尺籍之數而倉卒豈容責其練習適戍征行動為民擾安能使之循紀律而用

命則它何以為整兵之計斂軍須供億支費寖廣常賦不可輒加矣置國用參計之司以覈天下之財廣鬻爵度牒之數以為權宜之策不知可以佐調度之乏否乎然州郡私其所入未必以出納之實上聞或迫之太急必至並緣為欺恩命優於舊比而應令者殊鮮異時勸誘不至寧免敷抑之病則裕民之道本末猶有當講者歛通融常平以濟轉輸之不給分委和糴以為蓄積之先具不知可以實塞下之備否乎然官吏苟且目前增

補不能以足脫若小歉荒政何所倚賴近甸糴數太多商賈輻湊逐利一時雖可辦集民間能無續食之憂則足食之方先後猶有可慮者歟伊欲使時材奮興而有適用之實王師精銳而有必勝之形版計周裕而源流無壅兵食充羨而公私無害子大夫當有深長之思以裨今日濟時之畧其詳陳之將以復于上

葉雲心註清淨經序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果不可言歟經

以載道聖賢立言以明道訓故者復以之正訛辨惑發揮聖賢之言而道乃無蔽則言惡乎可廢當知口耳之所及者道之筌蹄而得於神融心會則言皆糟粕耳常清淨經道藏之上品學道之戶牖也余嘗誦閱至老而未究其奧雲心居士一日過我袖出解義玩繹數章簡易而明白倡於經旨已無餘蘊不覺擊節自謂弗如也詫以示諸同志或有難之者曰所釋無形無情無名然矣不區以別之則生天地運日月長萬物皆可以形情

而互遷於此得無遺論乎予答之曰擘肌分理而析其義則易流於穿鑿舉綱撮要而歸諸理則不失於渾融繼有難之者曰太上此書幽眇元邈未易窺測而欲以儒者之辭發其秘顯其微亦難矣夫予又語之以王輔嗣用老子解易郭象解莊子似莊子議者非之今以簡易明白之說而闡幽眇元邈之旨則亦奚病然嘗聞之道不可聞不可見竊可言故關子可以言歸之有道者而且喻之以如吹影豈厚誣哉湛然澄水纖翳不留混

茫太虛羣動俱息爰清爰靜是特入道之端倪而語其至極則窈乎寥乎超乎太易之先且無朕跡可求況得以筆舌擬議形容耶雲心於真常之蘊固以深造而自得之矣而不免於言者蓋欲為後學筌蹄耳學者苟能繇其所言以推尋其所不容言者潛通默識籥乎太上之道則是經亦糟粕也然則太上著其所而為是經雲心演其義而為是辭與夫人之問難僕之辨釋皆贅也又從而為之序不尤贅乎曷若一付之忘言

度人經後䟦

道藏三十六部傳流人世所睹聞者可數而靈寶度人一經尤無上之上又玄而玄者也元始一氣本於虛無惟虛惟無故能神而化之演大範於玄座而無類不生無物不成集萬真於黍珠而何大弗容何衆弗納誦之者能使遂白日之冲舉起長夜之沉淪豈諸道典可仝日語其間元洞一章微顯闡幽妙藴攸寓修真之士儻知沉潛探索凝志忘形使氣化神神化虛歸於太無則

雖未登玉京蕭臺固已合真元始而陟降左右矣道遠乎哉古有羽士日誦不輟飄然仙引他如度亡拔苦除妖弭患證驗非一窮高極遠而測深厚其功力未易量也練使平君喬梓不吝重貲大書深刻褫背成帙以散施四方持奉之衆豈謂是可徼福利哉蓋以此經之可慕可尊也福利固非為善者所覬然感應有機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跋楊文公墨帖

昔人云文章餘事士以德業為本文公國朝盛時道德文儒行誼氣節固與歐蘇馳驅千古若文體之變時有先後易地皆然要不必論江州使君公聞孫也自其先世裒集真墨迄今七十餘年將鋟木以廣其傳寶慶丙戌春書來遺録本恨見之晚觀諸賢題跋已盡稱揚之美頻年裒病筆墨流落然亦毋庸贅語玩閱數過亟以歸之因附名卷末庶託不朽云清明日吳郡衛某書

跋四大夫手書敘貽慶菴䟽語

某自幼聞先親偕伯父言先祖學究莪華亭鳳凰山之原幾二百年矣今族系繁衍皆所自出時節春秋必親祭拜守庵僧徒歲有常廩又助之買田為久長計某祇奉先訓惟謹比歲二月庚辰展掃墓下風木森然獨屋宇頹圮庵僧如珏袖出朝散四大夫叙庵手筆一紙翰墨如新字間或刓缺且不著歲年卷末有亥六月三字以譜牒考之當是宣和初元時先祖甫登戊戌第侍郎召寘三館尚書浸歷從班大夫有積善在躬克昌厥緒

燕及雲來簪綬鼎盛等語躬率弟姪鳩工度材列名其
次一為尚書父朝散七大夫一為十一府君逮今又百
年大夫曾孫藻為二千石其他取世科登仕籍修儒學
者不乏人某亦以非材嘗備數政府庸非遠澤所及耶
方念為之更葺數楹視舊稍加爽塏使僧徒安居資奉
香火忽得大夫親蹟捧誦再三仰見前人奉先追遠不
忘本始之意篤厚如此即循故事捐錢十萬俾如珏董
其役仍書梗概貽諸賢族冀勉承先志相與成之是將

以大夫遺墨鐫石庵中傳不朽云嘉定五年仲春既望

某拜手謹識

御翰友順二字跋文

嘉定乙亥冬十月臣涇昧死再拜言皇帝陛下臣之先世嘗以友順名所居之堂歲月逾遠扁榜未立無以稱爲人子顯揚其親之意陛下不以臣愚戇幸嘗備位丞弼顧有以寵嘉之聖恩俞可於是親御翰墨大書二字以賜奎璧之光下飾蓬陋絢爛爲奐萬目聳瞻臣稽首

頓首對揚休命退竊念列聖寶章宸畫寵錫臣下必皆一時勲舊文學之士日侍閒燕僅乃得之如臣去違軒陛身落江湖誠不自意冒膺殊榮凌兢奉承懼弗克任惟先臣季敏與伯父臣時敏孝友天至人無間言斯堂之名義盖取此臣兄弟臣涇臣濟臣洽臣浞從兄弟臣沂臣溉臣洵臣洙追繹先志聚居族食俾世世子孫罔敢失墜而臣猥繇末學謬忝世科誤陛下拔擢皆非蒙昧所能及實先訓有以成之也夫天典民彝風俗之感

化闡焉襲光睿藻萬世之表勸形焉然則陛下之所以

詔臣者豈惟臣一家之私所以風厲天下者至矣茲庸

摹刻被之琬琰併識下方傳之無極嘉定九年正月十

一日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知隆興軍府事兼管内

勸農營田使江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吳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實封三百戶臣衛涇拜手謹書

皇太子寶翰後樂二字跋文

皇帝陛下既大書友順二字賜某命揭于先人之廬某

又因暇日即所居葺成一堂竊取文正范公之語名曰後樂而皇太子殿下復灑寶翰俾勒為華榜以侈榮遇於是兩宫筆墨之妙重輝迭明照映江湖永為山林一隅之鎮惟范公起諸生少有大節每日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樂以天下而先後在吾身則其所謂憂樂亦異乎人之憂樂矣其後叅仁宗皇帝大政為宋名臣某生晚陋道德勲業不足彷彿萬一然竊知師慕今年衰志惰退藏丘壑仰窺皇帝陛

下聖化日新皇太子殿下溫文日就顧雖老矣猶得與
魚鳥之微游泳德澤某之憂固可忘而樂則無窮也殿
下以某嘗陪儲賓末綴故將賚及之敢併刻諸石以夸
耀永世云嘉定十年六月初三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
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
戶食實封三百戶衛某謹跋

游澱山識外舅餞送淮東詩後

某紹熙壬子春赴淮東倉司往別外舅已病無他苦但

以少食多倦以長篇餞其行且送到澉山僧廬到海陵甫踰月遽以訃告明年夏移浙東始得撫棺一慟後二十六歲嘉定戊寅冬敬閱故書見之愴然因識其後云

先祖考太師魏國公行狀

公諱某字致虛上世齊人唐末避亂徙錢塘又自錢塘徙華亭故今為華亭人曾祖某故不仕祖某故不仕父某贈朝請郎母陸氏俱贈宜人由公仕累封也家世業儒朝請公厚德慷慨譽重閭里生二子公其仲也人授

一經闢館延四方賢士為之師公自為童有志氣其進退
應對已如成人親識莫不奇之未弱冠母陸氏捐館公
追慕哀毀喟然歎曰吾不立身揚名不名人子於是奮
夜孜孜力學不倦一夕夢陸氏拊公之背而告之曰衛
氏有後吾死且無憾矣公自是益刻苦年二十有五以
舍法預貢升太學隸學五年經通業成擢進士第實政
和八年也初調宣州南陵主簿明年已亥迎侍之官任
滿陞從政郎攝學正移攝太學博士繼三歷民社所至

有聲初為溫州平陽縣令平陽溫之劇邑常難其人公下車未久善政化俗吏畏民愛尤以廉平自守忽一日縣郊遺火寖邇縣治家人驚恐公曰果一邑之民皆災吾可獨幸歟命取公服向火而拜尋而反風滅火皆謂公神明之政可感天地遺愛在人平陽之民圖公之像于今祠焉再為臨安府新城縣令治聲茂著刺史部刺史一時名卿交以公名聞于上改通直郎未幾而二親繼亡公居喪盡禮常泣謂人曰吾不幸竟不逮生封憾

何時而已耶及釋服差知餘杭縣視事之初公之兄以
訃告公奉朝假歸赴旣畢大事囑其猶子儔等曰吾憐
汝之孤不忍分析所有先人家産罄以付汝復諭以剸
裁家務之式戒其自勉又時推俸餘以助之甚為士論
所重公之在餘杭施設不可偹舉如輿馬監如造溪橋
皆有利於國有便於民其他所行後政率以為準式旣
治行尤異時餘杭又屬籍天府廟堂遂浸熟公名矣考
滿除通判鎮江府治歴二年府中胥慶及瓜之日太守

曾公惇率僚屬餞公郊外千里之民攀轅戀德恨借留無計太守遂紀公之事命刻于石至十九年以歷任功賞磨勘凡六轉至朝奉大夫除通判紹興府居家待次二年俄得疾謂其子時敏曰有生必有終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我之疾革決不能起也汝輩孳孳為善無墜箕裘之業足矣少選泰然而逝實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二以二十二年十月十

三日葬于湖州歸安縣廣德鄉石佛塢之原從吉卜也

公娶沈氏平江人封宜人男三人時敏尚賢季敏時敏

遇郊恩補將仕郎尚賢先公三十五日而卒季敏未官

一女適右廸功郎新差監真州在城都商稅務孫伯彪

公為人天資長厚寬仁愛物三仕為令尹民有訟入公

庭諄諄撫諭如教子弟有可解解之必不得已象罪入

刑馬及通判鎮江日令職官不得有私囚至則上之公

隨事斷遣舉當於理由是獄無停囚庭無滯訟部使者

每按臨無不嘉嘆在鄉周旋無貴賤親踈悉加以禮自始學至老未甞釋卷有易說十卷論語解十卷其他所著文甚多未暇編次不汲汲於進取能以道自娛故官止于正郎職竟老州縣嗚呼哀哉以公之德而天何嗇之以壽耶公死之日遠近之人莫不吁嗟歎息如喪所親夫豈無自而然

孟經行狀

公諱經字德常姓孟氏其先大名府宗城縣人大名於

漢為魏郡有蓋司隸墓在焉自漢及唐世有聞人高祖以來蓄德不施武功始繇黌學得祿仕乃移籍開封靖康之亂中散挈家東南公生於建炎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時道路榛梗行者不敢喘息公在襁褓家人輩屢趣乳者委置墟莽間曰毋以兒故累百口乳者負而祝曰吾兒非凡必有相之者抱持疾趨日昳不哺乳饑無啼聲迄保護脫賊境人皆異之幼穎悟端重如成人少長有大志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操筆為文辭頃刻數

千百言未冠遊太學挾其所有與四方之士校程式常
出衆上聲振一時嘗有善相者問公姓氏曰君非蓋防
禦家耶防禦有陰德里第旁近居人寒遺以衣飢飼以
食疾予以藥或深夜款門户委錢粟奕世流祉其後宜大
天之報善在君矣以上舍奏名南宮擢紹興三十年進
士甲科調紹興府司户叅軍未幾罹外艱公以禄不逮
親執喪哀毁過甚雖貧自力葬祭如禮乾道二年服除
有旨擢太學正繼丁令人憂公以憂患艱閔十餘年學

日益充朋遊多附華聞彌大宰相夙知公名復以才行
薦于上除武學諭時壽皇在位十年矣方總核庶務規
圖駿功公因對首斥佛老異端之說言其教以清淨虛
無為宗人主崇尚稍入其說則蠹壞心術雖有剛勇正
大之氣將為之銷蝕而不自覺且聾瞽愚俗至竭貲産
以奉施舍土木競興金碧流爛糜耗民力其弊不可勝
計又言近時風俗奢靡相尚冒上踰等請申嚴法禁一
切裁抑且請自貴近始壽皇嘉納即詔行之自是簡記

上心九年除勅令所删定官俄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浸歷清貫淳熙二年十月輪對賜見選德殿公奏言天下無不成之功須平居暇日所以治國所以制敵者從容有餘力而後可以應機會若歲月悠悠大計不立臨事後圖智者無所用其巧矣又言人言圖回不世之功當以人才為急今之用人不患無文采强幹小廉曲謹所急者忠誠奮發節槩特立易於感發之人夫忠誠節槩則其資稟渾厚亮直愛君愛國之念固已

素定一有以激勵聳動之則捐軀竭節自不能已此等人才世固不乏但作之則興沮之則壞在人主抑揚進退之間耳又建請中興以來將相功臣不為不多方舉行慶典宜從淩煙麒麟雲臺之制繪像秘閣以修太上皇帝一代之宏烈亦激勸人才之一術皆當上意公又論風俗頹惰殆類江左昔劉翔識晉之公卿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斯乃廟堂焦慮忠臣畢命之秋而諸公晏安江左肆情縱欲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何以

尊主濟民今日之患莫大於上欲為而下不應陛下果
欲伸大義於天下雪祖宗之讐恥非勵志節使人人有
趨事赴功之心不足以振此弊往復數百言漏下數刻
占奏詳明玉音嘉奬時上延見小大之臣咨詢治道尤
注意人才及召對問公家世喜曰朕固知卿磊落閎所
進疏見公階八品曰卿未改官耶即日特旨改宣教郎
蓋異恩也翼日淮東總領錢公良臣對上宣諭曰蓋某
有用之才曾無為朕言者朕因奏對自知之錢公因贊

上知人之明且稱其才八面受敵上曰卿言必不誣遂有意遂用矣尋除著作佐郎它日忽中使持詔至所寓舍問公經理財賦事公手疏奏臣起諸生財賦雖非素講然君命也寧有所擇乎聞者知公將有總餉之命三年正月除司農寺丞兼權戶部郎官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臨遣之次壽皇虛懷以聽公亦慷慨論事於封植人才以備緩急一說必諄複言之其畧曰凡人才之可用者以其有精華果銳之

氣也如使銷鑠而不存枵然無用之人耳唐陸贄謂聖人之愛人才撫其華英而使之當其暢茂而獎之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然此用才之說也若儲才需用則必更試以事功一習練世故可以老其才二發攄底蘊可以堅其志三出入中外可以積其望蓄之如此其素自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何至臨事有乏使之歎哉又言理財之法纖悉畢備不可有加矣盍補罅葺漏使弊去法全則斂不及民而財自裕令外之轉運內之戶部皆

財計所聚非若它官可責速效不能者既以無功而罷
能者又以有勞而遷代易不常苟同傳舍彼媮免幸容
耳何暇究心革弊乎壽皇首肯再三又請廣儲粟以實
邊備嚴薦舉以戒市恩上皆然之撫勞丁寧公感上知
遇到治所即布宣德意講求軍政之闕異時軍帥或務
掊克以供苞苴游燕無度使者葉與狎昵莫敢孰何公
拊循士卒申結諸將務極恩厚而身為繩墨自有以厭
服其心睎前所為悉斂戢由是人無猜阻軍政以舉自

主將至於行伍莫不畏而愛之久而益服洎四年九月被旨奏計軍中利病人於公無隱情悉得其實一一條奏多所釐正其它節目如定按試時限填諸軍闕額軍中子弟以蔭得官者放令赴選公謂子弟生長行間便習弓馬於官業未必通解不若仍肄尺籍給衙吏俸較之新招刺人大不相侔又調發之際彼各衛其父兄可得死力詔為罷行之除戶部郎復之任越明年三月又得旨奏計公將去於是再歲績用茲茂壽皇雅欲留公

曰朕思代卿者難其人勉為朕往出尚藥器幣香茗以
寵其行公在職益謹不懈國計軍政有所關繫講之益
詳居五月召歸時邊圉北有輕脫生事者公入對因言
善謀敵者不輕於用兵兩启可以大用祖逖擊楫誓江志
清中原及鎮雍邱與石勒相持境上乃通互市卻降人
禁諸將侵暴古人圖勝藏於無形若校虛文貪小利使
彼睽睽然以我為虞計亦淺迫矣至如避罪逃人宜勿
收受盜馬來市勿與貿易間諜不容毋虜多遣廓然示

以誠信以俟可乘之機乃國之福也壽皇憮然曰卿誠體國之言擢權戶部侍郎公謂財計固所當慮民貧抑非便即奏言丘虎淵實理所必至與其民貧思盜寧若捐徵利以予民使監司州縣通融有無蠲漸紓民力此實固根本之道今所甚急者節浮費革濫賞汰冗吏言皆切理可謂知所先後矣七年五月詔兼侍講紬繹之暇於古今治亂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必詳究熟復上為動容是歲適旱公疏備豫六事曰定賑貸之賞曰通商

販之利曰散常平曰嚴檢視曰已逋責曰緩賦租尋詔
諸路備荒政實自公發之十一月借戶部尚書充賀金
國生辰國信使過故都歷覽山川形勝感憤黍離中夜
雪涕緣道觀者知公壯人爭覩爲快舉手加額曰此中
原人物蓋遺黎思漢之心未泯也接伴馬惠迪意傾鄉
公公開懷與語具知彼中事情三月竣事入奏畫取守
戰三策以獻咸得其要領非他人剽聞掠說藉手嘗試
者壽皇改容稱嘆已而陳軍政四事一務蓄積二久任

將三選幕官四旌武藝其久任將曰比嘗有以文易武為都統制者旋復文階文武之任視其才之當否可也予奪不出於公言避就一聽其私意褻戎事亂名器莫此為甚選幕官曰近世士大夫狃於習俗不親武事一從軍幕目為冗濁遂使不肖者充員有才者恥就宜稍重其選精擇其人時賜對叚擢以清望他日賛謀經武將於此取之令軍幕許參用文臣畧施行矣八年九月二日正除戶部侍郎二十日兼侍讀先是六月壬申詔

開講日讀陸贄奏議比秋始御邇英適史魏公浩免奉
朝請進讀虛席政府進除目上越次命公公力辭避詔
不許公甫拜命趣入對天顏悅懌拊問甚厚且賜之坐
曰朕素知卿廼以錢良臣媢家用卿晚矣公踧踖頓首
謝後二日而言者及公公亟請去歸既踰年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十一年除知池州未赴仍奉祠十二年二
月除知江州十三年八月起家知鎮江府辭不獲命勉
至郡政以寬簡惠先鰥嫠甫三月人用寧便邑有姦贓

吏公未致詰懼不免陰為詆訾旋以祠歸公置不問代
公者卒劾罷之公遂杜門卻埽若將終焉初公家平江
後徙華亭自戶部歸並所居闢地數畝佳花美木列植
交蔭間以亭榭有堂扁曰怡顏繙閱故書徜徉其中親
朋過從賦詩飲酒讌笑終日客去退處一室翛然或夜不
寐則攬衣危坐篝火觀書達旦脫遺紛埃沖澹如也如
是且十載中間一出僅踰時公安於閑適然燕居深念
視國猶家每以國恩未報為恨嘗語人曰一旦君上使

赴危難吾死所也若苟竊廩祿則已矣此公許國之素志也奉祠凡四年秩滿又閱歲絕不復問曰吾直未敢請致軍事爾紹熙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以微疾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四初得疾起居如平時曰晝夜去來理之常也疾革對妻子無慼容語不及私盥濯正衣巾屬纊不亂其處死生之變足以見公平日矣公性夷易平直無崖異壁絕之行接人遇物氣貌溫如及當事或理所未安毅然有守不可奪以勢利內外純白非矯厲以

為高者以薦達人才為任嘗言侍從初除舉自代美意也今具文應故事是除授之始言已不可取信何以責其後乎其忠實不欺類是家始甚貧然尚氣義賙人之急視出貸力如秋稗其遇故舊尤篤至解衣分食家之有無一不以綴意居官則務謹節曰有妄費者必横取其在淮西有馬司一軍比他總領所為雄劇前居是職者賦入多漏失或侈用率稱貸朝廷別藏積四百餘萬緡公至精考覈省餽遺不飾虛譽曾不乏供任戶部二

年檢柅吏姦無招權乾沒之患調度有餘未嘗創一科歛條目凡所建明多及民隱殿司嘗干內降闢牧馬草地冒民田幾千頃公於上前辯折甚苦曰安可奪養人者以飼馬詞直理明卒從公議民田賴以獲免又請置籍植碑以彌後患其惠利博矣公於兄弟友敬素無生業既仕則均祿秩相繼蚤世公撫孤幼如己子延師使就學女厚貲裝為擇佳配二姊發居無依倚公迎以歸奉養有禮明堂恩得蔭補舍其孫官季弟之子鈞令主

嚴州建德縣簿歲時祭享滌濯必親嘗涕泣而言曰祭之豐誠不如養之薄也居鄉尚齒曩或以爵公身率之令遂成俗頃需次餘暇鄉黨後生多從講學公勸飭指誨亹亹忘倦後大半為知名士謙虛樂易惟恐不及仁厚好施始終弗渝公死之日遠近弔哭皆曰失此鉅人長德矣公娶章氏封令人子男二人長曰銳通直郎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次曰鑄文林郎新監淮西總領所太平惠民局女四人長疾廢為尼次適朝請郎

新通判鎮江軍府事錢仲彪次適承議郎充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王伯度次以歸涇孫男三人溥登仕郎孫女四人公家居無惰容亦不嚴厲自奉甚約藏書萬卷多手自標識尤耽班孟堅史且慕其為文有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公自登第在選調十五年繇删定官改秩七年位為侍從官至中大夫方未遇時人莫不嘆其淹滯公處之恬然晚為時用稍號通顯人咸謂宜公惟以超躐為懼公為人倜儻每務大體不為細冗之迫束於

世無所怨惡始去國詔與祠時西掖當書詔者素與公厚善方來謁詡詡笑語退而繳奏竟寢祠命公不之怪也性不喜附麗苟進一意孤立其遇合端有本末有讒毀之者公卒無一語自解惟壽皇特知之深以故雖在外久而眷禮不衰公嘗曰吾安義命期無愧於心人知不知弗恤也嗚呼公出處之節與流俗落落若是則可以無愧也已銳等將以明年七月辛酉葬公于餘杭縣吉安村山之原以行實囑涇顧晚陋不足以知公令人於涇

為從母實姻舊義不得辭謹撰次其梗槩公祥符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褒贈不及沿近制也然嘗登從列於
史法應得書將俟立言之君子有攷焉謹狀

故安康郡夫人章氏行狀

夫人章氏其先建寧浦城人後徙居秀之華亭曾大父
稰故贈承事郎曾祖妣徐氏周氏祖柷故任右通直郎
祖妣孺人吳氏張氏考終故贈武義大夫妣宜人黃氏夫
人生於紹興庚申幼端慧婉婉聽從動合女憲父母愛

之誓不與凡子時中興右文崇建學校侍郎盖公名一
家少年首馳俊聲多士慕向尋繇舍選登鼎甲咸謂擇
對莫宜于公遂以夫人歸焉既有家上承姑嫜旁接姻
戚下御妾媵罔不順適閨門之内愉愉如也初侍郎處
窮約而輕財尚氣誼家無餘資夫人竭力營陵養具滫
髓問衣佐餕雖罄奩笥不憚侍郎得以悉意講學從之
遊者日盛後多為聞人侍郎素友愛自夫人之歸愈無
間言諸姑以嬬獨來依夫人盡禮敬同甘苦始終猶一

日死葬之先塋之側以便時祀有妹在室夫人資送特厚至損首飾予之侍郎嘗欲含其孫而官猶子夫人從臾不遺餘力昆弟之孤在左右者自幼及長拊育誨化男有分女有歸夫人之助多焉平居自奉簡素周人之急常恐不及親舊貧不能自存者皆有常餼歲飢里閭藉食則發廩損市直以倡巨室全活甚衆其仁而好施積而能散蓋出天資非勉强飾情以沽譽也自侍郎即世夫人理家政井井有條門祚益大簪組蟬聯蘭玉森

列母孫四世極含飴戲綵之樂賜名亞于秦號延慶侈于姬姜壽考康寧廣備五福世所稀見人以為陰功淑德之報嘉定己卯夫人年登八袠齒髮不衰精神益壯族黨合賀進流觴婦孫歸侍慶席數陪讌語杯酒流行多至夜分少壯或欠伸跛倚夫人整衣危坐無倦容逕固歎其禀異且期頤未艾也子鑄持荆襄使節將力匄歸為壽夫人持書止之曰邊氛未靖汝當宣力國事毋以私廢公雖嚴父教忠之訓不過此嗚呼賢哉性沖澹

中年即屏腊澤釋綺麗日繙内典味禪悦脱遺世故死生旦暮之理洞然于中無一毫底滯屬纊之夕曾不怛化甲申八月二十六日以微疾卒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五累封至安康郡夫人子男二人銳故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鑄朝散大夫直秘閣知太平州女四人長從浮屠法次適中大夫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兵部侍郎錢仲彪次適朝議大夫知通州王伯度幼以妻溼孫男五人溥從政郎京西路轉運司辦公事淳丈

林郎新監行在文思院門澄從事郎新湖州烏程縣丞
淮漸將仕郎孫女七人朝請大夫知吉州軍州事趙希
琴國學進士鄭公紹朝散大夫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劉
皇忠翊郎添差監湖州都酒務趙汝旗承信郎新監户
部中浦犒賞酒庫張師稷浙漕進士陳極其壻也次許
嫁涇幼子宣義郎新監建康府糧料院柳曽孫男六人
似之仰之餘未名曽孫女三人鑄將以寶慶元年月日
奉夫人之柩合祔于侍郎之墓以行實來請涇視夫人

為從母且子壻也夫人與先妣實同生年涇不孝失所
恃踰三十年不勝風木之痛每侍夫人如母存焉夫人
遇涇亦均子姓壬午冬杪涇得奇疾屢瀕于死夫人不
遠數舍來視問憂形于色至為之禱祠名山眷眷不忍
舍去恩意篤矣涇方俟少間求從容外舍別甫踰歲遽
隔千古傷今念往不知涕泗之橫集也追述遺美不敢
以衰病辭扶羸執筆姑敘大略以備彤史之採訪云謹
狀

後樂集卷十八

宋　衛涇　撰

墓誌

先伯知縣先伯母孺人墓銘

公諱時敏字子脩衛氏之先出於齊唐末避亂南遷多居華亭至公父始著籍蘇之崑山曾祖淳故不仕祖孝先贈朝請郎考闐故任朝奉大夫通判紹興府以公仕贈朝請大夫妣沈氏封宜人公少有大志讀書著文紹

興中以父遇郊恩補將仕郎初任泰州海陵縣主簿次監潭州南嶽廟次授兩浙轉運司催促起發物斛官有詔省併再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淳熙三年秩滿改宣教郎知臨安府仁和縣磨勘轉通直郎七年十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八公娶沈氏公母弟之子封孺人以公之喪憂戚感疾越明年三月十日卒年四十有六子四人沂渙餘幼未名女三人長許嫁進士陳仲速孫男一人符女一人擇吉卜枚終公喪之後五

月迺兆於先君墓右實湖州歸安縣廣德鄉石佛塢之原以十年三月八日有事窀穸兩喪並舉行路之人亦為悲傷流涕嗚呼痛哉公之行事將有文誌諸墓茲用紀世系歲月置于隧以合葬故同其銘

先考太師魯國公墓銘

公諱某字子文姓衛氏嘉興府華亭縣人後徙家平江之崑山曾祖某妣袁氏張氏祖某贈右朝請郎妣安人陸氏杜氏考某左朝奉大夫累贈正奉大夫妣碩人沈

氏公生于紹興七年丁巳歲五月十四日戊寅時紹興甲戌以正奉遺澤補將仕郎初任迪功郎建康府江寧縣主簿秩滿丁碩人憂服除調紹興府司法參軍循從政郎監行在草料場門避親兩易監文思院上界門以製造玉牒儀物賞循文林郎淳熙辛丑用舉主改宣教郎知通州海門縣郡太守於常賦外誅求無藝公謝不能即移疾以歸踰年丐外祠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戊中明堂恩賜五品服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通判

鎮江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淳熙己酉及紹興甲寅兩
遇登極恩升磨勘階七轉至朝奉大夫慶元六年庚申
十一月二十七日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四公娶章氏級
之女封安人先公七年卒贈宜人葬于湖州歸安縣廣
德鄉上沃里澱子塢石佛山之原先塋之側嘉泰改元
三月二十二日壬申奉公之柩合葬焉子男涇登淳熙
甲辰進士第任朝請大夫濟洽皆將仕郎洽以涇為起
居舍人遇上初郊恩廕補溉鄉貢進士湜兩浙轉運司

進士女瑛適進承直郎新差充兩浙路轉運司催促綱買
官曾耆年琮適從政郎前濠州州學教授周南璘適修
職郎揚州州學教授朱晞顏璣適進士顧復孫男六人
樵樸㮚孫女六人將葬涇等茹哀忍死姑叙鄉里世家
官簿始終之大畧屬耆年書而納諸壙若銓次行事求
銘墓左蓋有待云

先兄從事郎慶元府奉化縣主簿墓誌

吾兄姓衛氏諱沂字與叔齠齔知好學忘寒暑食飲為

文雅馴場屋不耦年三十三始以余任館職中胄子舉又五年聯姻內宗授廸功郎主慶元府奉化縣簿余被命聘北以守宅賞循從事郎吾兄志則自奮益刻厲於學年四十三登慶元進士科試吏倅以郎攝邑事有能稱尤不苟于所職邑人蒙賴無追呼橫斂之擾帥黃公由趙公彥逾皆首薦之趙於當世士少許可特加器重秩滿部使者亦交章薦論而遽以疾諗矣嘉泰四年九月十七日丙子卒于家享年四十有八嗚呼吾兄早罹

艱阨甫踰弱冠連失怙恃先君愛均子姪且教之曰望其有成比吾兄鎖廳再貢禮部先君尚亡恙時昆弟同試四人吾兄獨與選先君語諸弟曰若伯父有後吾喜甚於若輩為之也吾兄長余二歲幼同研席晨窻夜燈相處二十年怡怡如一日嗚呼已矣尚忍言之吾兄天性温厚事尊撫幼孝友輯睦人無間言自鄉黨族婣凡所與遊者莫不得其驩心其不幸而死亦莫不悲傷歎惜蓋古所謂善人君子者耶吾兄積勤苦得一第謂必

大其所就而訖若是嗚呼其命耶余之哀思其何窮也吾兄先取鄭氏前十八年卒今配趙氏故福建安撫司叅議官不綿第三女子男三人曰橅曰楷曰槐女一人適鄉貢進士符衍橅等以明年開禧改元月正二日庚申葬吾兄於湖州武康縣大塢山之原以鄭氏祔伯父任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諱時敏吾兄其長子也兆域相距十里許鄉里世繫伯父既有銘姑識名字行事始末及卒葬月日納諸壙云同堂弟朝請大夫新知

贛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提舉南安軍南雄州兵甲公事江西兵馬鈐轄借紫某述并書

故中大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祥符縣開國男

趙公墓誌銘

本朝公族之盛其在今日以儒自致者幾半進士蓋自高廟渡江舊京近屬紫蓋而南者上每引對必勉以學人知嚮方乾道初有以宗英冠多士孝廟寧親東朝喜見慈顔玉音交賀淳熙以來賢才彬彬由進士出矣於

是上始有用才不問戚疏之意公卿庶士州牧侯伯既
拔其尤者畧用之又以遺後世子孫而使究其用故司農
卿趙公其一也公諱善恭字作肅故名善儀字麟之宗
正更今名曾祖慶遠軍節度使饒陽侯諱仲汯娶符氏
封永嘉郡夫人祖武節郎添差南劍州兵馬鈐轄諱士
崪娶安氏魏氏皆封安人父修武郎累贈銀青光祿大
夫諱不擇娶黄氏累贈蘄春郡夫人初士崪居官昭武
樂其風土因家焉是生不擇能植立無它嗜好惟篤於

教子公居幼獨嶄然早成乾道二年取應中選兩調酒稅學益不廢銀青語蘄春曰興我家者是子也八年擢進士科授左承務郎吉之吉水丞丁銀青憂再丞筠之上高任湖北常平幹屬丁蘄春憂免喪入湖南倉幕知撫之樂安縣守潯州令上御極知邵州除大理直遷丞為郎倉部為右司開禧初元直煥章閣帥靜江兼廣右經畧改潭州尋以直龍圖閣鎮江陵除司農少卿總領湖廣軍餉攝荆湖宣撫湖北安撫兼鄂州嘉定更化上

嘉其勞就晉為卿因任踰年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凡四
奉祠十年五月十有一日以疾卒年七十積階至中大
夫爵祥符開國男戶三百服三品嗟夫公獨非兩朝之
所培育崇就兼賢與材者耶方其得百里始近民也樂
安喜訟而尚鬬公曰以刑辟禁末乃繕學校先風教申
訓戒而習以草歲旱祠于巔崖躬履猿棧不憚歸未山
半雨隨之艮齋謝公諤位諫垣聞而薦賞俄守潯郡遐
土瘠歲科民竹木名修城實它用吏並緣侵擾民不堪

命公悉罷去又算賦繁重有班白不敢巾者公奏免之
暨移治邵陽政如在潯時獄卑濕多疾死公因囹空徙
寘之無復前患溪峒種族逼處境外曩時幸郡亡備反
側易亂公廣威信精簡閱軍實內强猺人相戒毋生事
部使者上其狀遂繇簡擢尚登用矣開禧權姦啟邊隙
公議不合即補八桂瓊究猺陳奴期久侵擾未入平僚
佐有請兵深討者公曰是趣亂也止遣將佐盛屯兵聲
言掩擊待其自潰獿人父母之長沙文物日殷昔文定

胡公父子遺覩在焉嘗請于朝豁南嶽書院其沿先後
類如此疆事未靖蘇政羣嘯聚茶陵人情揺揺公密遣
吏入賊曉以逆順政感悟率其衆來假以官秩籍其尤
剽悍者隸諸軍城邑晏然歲饑諸峒出寇掠公賙䘏調
娛而監司有異己者公去而李元礪之變起矣逆曦既
授首宣撫吳公獵將入蜀撫諭奏乞公代荆上從之居
無何移武昌總餉事仍兼吳公所領節初荆雖堅城而
兵遣戍者什七八公登城慨想昔人地謂連吳控蜀夵

何以單旅徒守指衝要莫如三海顧僚吏曰吾欲築砦
瀦水以備緩急何如衆難之公力以自任不日砦成後
屢廢輒復至今賴其利先是宣威治所環以兵衛外示
威重内實怯懦公曰多兵自防非宣威意也命撤之土
豪柴俊孟宗政備料義聽節制與金戰解襄陽安陵圍
有功諸將蔽不言俊等怨望公聞之檄至慰藉賞賚有
差俊等感悅餉臺儲六路賦入江漢之屯數十萬方益
兵增戍費浩莫支前使者屢以爲言公調度從容亦無

乏興至於繕列壁歸流民拯薦饑飈苛歛皆其績効彰
彰者公風儀秀整器識夷遠好學博記不妄言笑以科
第致身從碩儒望士遊逾不懈故能立朝不阿臨事有
斷克著聲稱以毋員累朝若此其事親孝奉已約處兄
弟友睦居閒十年以琴書自娛毓花疏沼婆娑其間遂
老焉十月壬午葬于青雲聚水之丘公所自卜壽藏伍
氏封令人前二年卒子汝例從政郎新建寧府觀察推
官汝瀧迪功郎衡陽縣主簿蚤亡汝淏從事郎泉州司

户汝渲廸功郎信州貴溪縣尉公之叔兄無嗣以汝渲繼女適進士謝寧孫承直郎宣州户掾鄧友直孫男六人崇堅登仕郎崇珞崇璪崇徤崇均崇達孫女三人尚幼某與公先後守長沙見公長嗣蔚有家法畀以京削倦遊東歸書來請曰願誌先人之墓既辭復請乃銘之曰

昔在中興思皇我宗保合以文蟬聯登崇乾道淳熙兩科有公公不自伐序更民庸爲郎開禧不阿故去秉旄

宅南上無南顧三邊多壘假公盡護宿飽江漢長城荆楚惟學斯忠退不告勞位雖卿士聲烈孔昭

姪孫朝散大夫前知武岡軍墓誌銘

德章與余同六世祖而屬曾孫行嘉定壬申余帥湖南德章時守武岡余諗于朝乞更以他郡德章慨然曰吾仕四十年官箴惟謹未嘗苟進今老矣無能為也盡以祠去有吉添西浙議幙瓜問至力申祠請德章平日清簡强健如壯年余覬其復用也既退處絶意榮利如是

者六年俄末疾以卒實嘉定己卯二月某日也其孤將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湖州歸安縣廣德鄉雞鳴山前期以書來乞銘嗚呼德章而止于斯耶德章才氣剛直晚得一郡不究於用若厄於余乃遂其高是可尚也已德章名藻世為嘉興華亭人曽大夫某朝散大夫父某通直郎太僕寺丞考某承務郎致仕累贈朝議大夫妣周氏繼丁氏贈恭人淳熙乙未德章擢進士第調臨安府富陽縣簿以親老改授仁和便就養仁和令畿邑仕

者趨競成風率簡忽吏事德章矯時弊足不迹公卿之
門勾稽版籍井井有序京尹王公佐性嚴重獨敬畏之
秩滿授常州無錫丞丁朝議憂再調饒之餘干丞常平
倉歲久漁蠹特甚或勸發摘以求知上官德章曰暴人
之惡揚己之能吾不為也卒為補償宰數侵之未嘗幾
微見顔面宰旋以事忤憲臺督責峻急德章從容為辨
數訖免于戾丞相趙公汝愚聞之稱其偉器薦書及格
改宣教郎知太平州繁昌縣甫四越月以恭人丁氏憂

罷尋知處之麗水麗水嚴邑素號難治且寓公鼎貴縣
有政輒掣其肘德章處以安靜邑人宜之叅政何公澹
同知葉公翥郡將胡公澄章交公車何公每曰事舉無
擾政成不苛足見儒者緒餘之效黄公何相繼出守亦
曰口不言而民自化庭不令而事自集真漢史所謂循
良者開禧邊塵驟興淮民轉徙京口毋慮數十萬德章
適倅是邦奉詔賑貸乃度地以居來者躬覈户口多
寡而頒之粟吏無容姦流人安集郡將沈公作賓叅贊

督府列其勞上之特進一秩敵逼儀真我師退焚瓜州
老弱驚潰德章檢校所部戎器修壞完缺創盖防江寨
守七百楹招刺効用千數為扞禦計民以案堵方權姦
用事姻舊布滿中外長吏畏避莫敢舉職德章以武岡
陛辭入對首乞養監司郡守風采仍請撥降糴本於所
在積穀皆切時務上嘉納焉在郡平易便民不為赫赫
名民至今懷之使得攄其抱負當以事業見于世嗚呼
惜哉德章天禀純正不喜阿附方筮仕里人錢公良臣

居政路蓋公經貳版曹期相推挽德章力辭而去麗水
寓公在周行者合辭薦之時宰復以不能媚事權門安
於平進暨歸自武岡朝紳或移書勉以當路多已知且
將用公德章曰非我志也蓋其静退之操始終弗渝故
老而益堅至蒞官以廉處鄉以和輕財重誼如恐不及
平時退然有所不為及利物濟人勇往不憚蓋非特為
吾家令子弟亦一時名勝所嘉與也積官朝散大夫春
秋七十有八娶沈氏封宜人先二年卒子社廸功郎安

豐軍六安縣尉好學守家法長女適宣教郎知寧國府
太平縣李櫂次適廸功郎道州江華縣丞沈㓹幼適進
士劉應龍孫一人銘曰
世之降兮廉耻道亡㩳德章兮謹於自將位雖不究兮
于宗有光尚爾嗣人兮庶方來之顯揚

故朝散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曾公墓誌銘

昔余伯姊歸使君時余年未弱冠間接論議風裁即雅
重君知為承家器也自有連五十年親交之義貫初終

猶一日余與世疏亢晚乃叨預大政而君獨憮然平進于仕凡趨尚之詣理矩度之範俗蓋于是益知之嘉定壬午八月十有七日以祠官歿于蘇之常熟君寓里也訃報余為之慟將以是年仲冬庚申舉窆事于吳南宮鄉香山之原其大父考妣之隴前葬諸甥列泣請余銘君墓余其何辭君諱耆年字壽翁故朝散郎權知高郵軍諱崇之子故朝請大夫知大宗正丞諱恬之孫故朝請大夫尚書虞部郎中諱誼之曾孫而侍中魯國宣靖

公諱公亮之五世孫也曾姓出夏少康子分封于鄫周末
國除去邑為氏孔門正傳曰點曰參皆其的系繇漢而降
派别四出始有居東南者施及本朝宣靖公起自世科相
我仁宗英宗神宗㑹清廟垂太史而温陵之曾光大矣虞
部以舊京盛時仕朝廷位省郎名稱于諸老問宗丞受
學上蔡龜山二先生氣醇而脉正以故高郵使君得以
嗣子昌吏道而典刑貽君滋弗墜也紹興戊辰君妣令
人陸氏感祥夢而君寤生離襁褓不好弄所親惟筆床

書卷甫數歲出就外傅儼如成人與其仲弟延年月相策勵期于克紹而高郵復能力貧博延儒碩以訓啟之洎長果聯貢禮部而君爲詞賦第一士類到今口之若膾炙高郵卒有遺澤未仕君雅志科級至是以門户寄而令人復勉之乃拜命筮仕令人家長輿則調湖州户掾安遠次以求便親迨造官首務色養親懽矣退而畢力王事裁以廉直家法人莫知其爲試吏也諸臺滯訟職此叢委君察斷無留難兩造靡靡悅服當路因交剡

以聞端明戴尚書溪方主教湖學經生咸會君以餘閒往就劘切遂莫逆于道藝中秩滿授監左藏中門纔及月令人大故居喪毀瘠服除為浙漕糴買官君吏考已及宜以薦脫選而泊如不為意其後紹不施而舉者交致之嘉泰中改宣教郎權姦擅國謂忠獻韓公實與宣靖並相先朝訪後人而得君將寘諸在列君笑曰非我志也應令注嘉興縣以歸君三歷官僅皆掾局令宰為近民而嘉興號難治乃一以精識强濟洗宿蠹令盡去

異時牒訴羸數百紙終君任減什七八會歲旱蝗憂不
自寧履畝閲實以白之郡郡艱于蠲租則力爭得請乃
已蠲數視他邑為倍民飢以紓更化初羽孽未殄上猶
旰食有旨縣令得條利害君所言三事舉切時病而其
卒篇謂朝廷和糴昨雖取辦嘉禾今蝗旱之餘歲且艱
食加以官糴民將奔迸流徙害有不可言者疏奏朝廷
蠲之和糴議寢受代趨闕得倅三衢曩時高郵使君嘗
丞衢之西安惠利入人至之日士民知故丞子也歡迎

恐後君佐郡郡有體郡郡所罷行平決不憚大吏衛人賴之
薦于上者加多於前人謂君華近可立取君自諗不善
于世願再領倅貳得陞建康北門體貌嚴重為貳者類
俯首不可否事君曰予通守也斯民咸休均係焉胡寧
旅進退乎遇事必極言便否餉臺審計以近制屬君有
軍吏冒請箕數牴牾一見知其姦亟鉏治之使者用是
深器愛君前後登薦目不一二及是漕臣真公德秀以
耿介端莊精明峻潔薦寵抑實録也循格當守郡得權

發遣典化軍事陞辭奏曰國家贓吏之罰非不申飭而犯者益衆伏見州縣官吏月請俸廪州則守倅畧刻不移縣則令丞手自預允若職幕簿尉而下長官多未之察其無故不支動累月或朞年為禄而仕者何以養廉雖吏之廉貪本不由此要在我待之盡則犯者可以重寘之憲夫氷蘖其操者世復幾人惟禄足以衣食之則苟有知者忍蹈不義乎是雖非驚時駭俗之論恐或可上裨戒勅下倡廉潔也在莆涉再歲扶善去惡行之愈

不疑禁兵单弱給使官吏外凡寓公舉人舊乃悉許占借君曰邊師未班朝家糜粟以養兵而州郡之備乃爾其可乎即以漸抽還俾復行伍非大風雨接閱日不輟軍容為振而寓公交怨矣俄以言者去君喜于歸道逢佳山水必登眺把酒興盡乃行還家手葺三徑自號愛閑老人朋親相樂應接忘疲客去則奩香束書燕坐無他營首秋偶嬰腹疾而醫療迄不效一日立妻孥曰我大期且至平生無不了事當行即行旋却藥而逝時奉

華州雲臺祠自君寢疾若知舊若里巷故老日扣門問安否以疾狀增損為憂喜既沒悲愴聚泣有以見君感人之素也享年七十有五積階朝散大夫服五品娶某先公太師鄭國公之長息女封宜人二子邩郱各預漕薦二女適故職郎元圭繼適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盖鑄先八年卒孫男文子文孟孫女尚幼君內稟外蹈不渝其天孫閨門以達官政故能明倫肅括識者指為家學中來頎亦畧用所長而惜未大其施也其餘力文詞不

為詭異而合雅正尤𦙶結字超悟二歐楷法至于篆籀
幾若神畫散落遠邇在在寶之有愛閑襍纂若干卷愛
閑隨筆若干卷切時之論若干卷藏于家君之不朽其
亦在斯乎余既諾諸孤請哀而銘之曰
祖有攸訓蔚粹傳兮君仕君處動弗愆兮行無巨細率
其天兮未閡爾施而奄然兮慘余中腸歎逝川兮香山
之藏隴因先兮余尚銘之以永爾千萬年兮

故特進資政殿大學士程公墓誌銘

嘉定十六年四月同知樞密院程公卓以疾不能朝時
國家值仇敵百年之運疆埸大計委成西府者視常為
尤劇上聞公疾憂甚中使日問狀稍間入謝重慰藉自
力就職而疾復作即拜疏言臣不幸疾進弗瘳將先犬
馬填溝壑機務至重懼不能復勝陛下委寄願上印綬
乞骸骨以六月五日薨上省奏嗟惻罷朝發賻加厚詔
有司以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告其第舉朝皆哭弔其年
某月某日葬歙縣長壽鄉龍山孫剛中以墓上之銘來

請曰先大父奮迹孤士出藩入輔名績略信于中外矣蒙國厚恩襚往錄存哀榮畧備于始終矣惟遺耀未紀將畱所託焉幸賜之言以壽遠也予於公為同年進士且相繼司牧于閩蓋義知公者乃序而銘之不復辭公字從元徽休寧人望閥甚遠三世褒敘士彥太子少保贈太子少傅世昌太子少師公蚤有絕識世父文簡公以瓌文宿學被遇孝宗為時儒先公甫勝冠探徽入窔盡得其傳入太學試積取高等衆莫敢齒列中淳熙十

一年進士第揚州司戶郡議計民廥積而征之匿不自言籍畀告者公曰藏於民與儲之公等也且粟已嘗賦矣征之何名帥悟而止丞崇仁縣陂旁舊有公田所入褊甚而郡緣虛籍征于邑者歲累萬償以別色邑遂窶困公嘆曰使為此邑永患而令不得盡其愛於民者此田也且吾誼不敢諉之令而弗顧疏其實走諸司許盡蠲之民乃已知處州龍泉縣少師喪不行知吉州龍泉令約而信賦緩而足廛野舒暇門堦閑寂莫識其吏迹

也有傳刃而匿其首主名不立掠治久無以具獄公屏坐深念如或助之詰其婦曰豈嘗産怨於族乎婦謝無有惟族父曩以地訟耳索其家衣故在泣曰妾手所完紉也遂直其寃執政以才薦入爲諸軍糧料院以嫌改進奏院宗正寺簿奏言郡帑别儲以給公費有定制也令恣其侈用顯賕私餉崇侈無厭宜裁約以紓民力異駿名雖隷在親衛有常數也今齒色歳减新綱續撥纔足相補宜課息以壯戎備遷司農丞知嘉興府近畿俗

豪喜鬬稍失意則簪筆遍抵其上公以刑鉏姦以惠銷
薄從容靡揉而政以和有偽鬻印紙為左券者辭所連
逮甚衆吏白公當窮治且藉是或紓郡計公曰為之詭
遇豈不能政在安民爾罪止造者無它坐民至今德之
為大理丞刑部郎奏言國家謹獄犴而緩死則宥之以
遠今部以罷卒齎用窘絕不稍代更則往者未必生也
州縣仗胥吏而給事要以少為貴今長及子孫聲焰薰
熾不亟汰省則來者未易清也說皆施行遷軍器監兼

右司郎官權太守少卿言者不樂罷主冲祐觀起知泉州文簡棠陰猶在邦人幸公來時楮劵墊陌僅及半價按不如令者急甚公以法便民而勢自通平糴舊爲民擾攔米要市迂貴歲月公饒所予民而事自集郡舊以銀鐐驟溢而繰纊非工詔與台信邵武昌互貢所有烹採久涸而直售數倍文簡請更定獻程而未報去之有四十年矣公曰得地利以惠吾民可也忍默默乎力爲奏具言弊極矣惟垂裁朝廷尚難之繼公者復助之請

乃皆聽可於是累年之弊革矣移提點福建刑獄民留像以祠攝師事直秘閣為真郡負海暴桀椎埋公追迹名捕空其巢貸所奪汙者為之振業境内奠枕健吏武譎宿姦如山公戒僚列悉意首公事無落吏手遇期會迫猝纔留一二旁立待命且其筆牘行文書而已閩素多士公在泉新美學宮至閩更舊洸陋如泉時又崇峙儲廪增員以養而呻誦滿廊户矣課縣籍計日勾稽而複賦謬輸皆釐整督曹牒應時剖奪而新争故訟皆縮却

又條便宜數事欲以治邑之殿最上之銓部為升黜復
獄之能否載之印歷為勸懲幽繫之無所廩食者取之
常平以寛瘐死伉勇而熟於水鬬者傳以海道以戒不
虞上供間出於僧坊則豪右勿困以貸息租銖盡歸於
吏攬則官府勿重以漁奪葢其勤苦在民亹亹一意審
其痛毒時其安便苟有圭撮為利者無不為也寸尺可
効者無不竭也召為秘書少監論諸將酬叅於富貴精
銳銷落褊裨後起奮達無路不加搜採英豪坐老矣軍

籍淄蠹於隱占十幾四三贏糧剩鏹腊腴一將不加檢覈餉計坐失矣泉貨以權輕重通有無也今洩於外毀於器不急救之殆將日少願詔鍾官兼采鐵錫以資冶鑄上嘉納且曰何但於少遂將無矣遷起居郎工部吏部侍郎奏言擇守在牧養當後資格選將在備圉當先淮堧民饑而怨困於折納者當使絕息將愚而貪習于朘削者當示威懲財窮于兵當節浮冗法壞於例當抑僥倖進給事中言臺臣坐貪穢敗不可與貼職宗子以

殺人抵罪不可貸同惡其隨時舒吐無所回隱而志以
伸引議規切無所阿徇而論以盡皆類此自嘉定初忍
垢講和我幣歲入未幾彼有外患因自絶甫定則復請
賂公前在郎省以選往賀正旦還言彼雖深仇結燼餘
幾何潰叛四起矣而猶暴骨以逞兵不足恃也禍稔彰
聞歲不為稔粟直萬錢矣而猶讐斂以供民不足恃也
願益講修攘之策以待天意之定上説始議與北絶矣
在戎監言兵法先計後戰敵通誅已久願咨逮戎畧首

末皆許圖上擇其可者而咨度焉若臨戰而計則無及也及是進李德裕籌邊事又言敵亡無日矣困獸猶鬬蓄力運智事宜在發前後極言邊事常欲以暇應猝以弱就强圖易于難而無僥武以冐進處動于静而無安恬以玩敵累疏一意也上既默許任屬進貳密院于是敵勢日蹙孤懸一隅爭倒戈奮擊舉地奉琛而歸我天下翕然望中興矣公憂邊思職紀識獨到念蠆毒未易輕則勢之廣莫者尚費完守狙伺未易測則情之攜貳

者尚勞控馭宿將前望坐相視盡幹方禦侮誰與謀長
所謂邊境安危之原慮方深也是以荷上簡擢凡所以
審智計廣忠益練才實緝事幾者顯贊容扶愛日惜陰
冀行其所知以圖永報惜其歲月之近而不究其材也
公宿道以婉養德以冲自幼内行淳備少師持家嚴甚
公以孝敬盡瘁無惰色共爨緦者幾數百指公以愛友
成熟無間言勇于笑義勢雖險不為懾費雖鉅不為嗇
故舊歿無以斂公為倒奩空楮以助且經理其家在太

學同席者歿于疫相率委去公挾醫護視不輟晨暮卒
賴以生與人謙以裕奉己約以清雖貴不改其度寠士
寒品酬接盡禮所居增一樓儲書一堂燕坐而已嘗曰
富貴非可力求寧遲其自至涖官則先以廉勤吾所以
寡憂患者以此爾子孫守之謹勿渝也異時喜誘掖後
進酬義侃侃屨滿戶外因所霑溉率皆有立雅不喜言
人之過才長獨藝曲借聲價因所鑒許率皆知名誦樂
天詩慕其為人所居西有林壑之勝暇日從賓御短棹

倏往命雲侶月觴詠悠然其澹于榮利不以軒冕之味而遂忘也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年七十一夫人朱氏封齊安郡君有賢行先卒子以思監西京中嶽廟以過毀得疾後十有一日而卒江陰縣尉朱立已知丹徒縣姚元特其婿也孫剛中監西京中嶽廟孫婿𥅆德縣尉汪耒惟新安介在江左修岑絶巘透高入雲奔湍濯流倒注萬仭其靈邁肅潔之氣鍾美于人則言論風㮣多以諫官御史有聞于時若夫砥節者傷于孤簡贍智者

過于深刻非人美于地則未有能以義而勝俗者公雖
以氷玉自潔而揮斥崖谷無岸異嶄絶之行人樂其平
粹雖以穎鋭朗出而洗削纖巧無枝葉華蔓之迹人信
其篤厚故立朝不過崇懇激而周盡雅俗如機湊的言
皆可以長國居外不廣植聲威而坐燭幽隱如鏡見象
事皆可以庇民庶幾獨鍾于賦予之全者銘曰
惟天降才稽德則均借美于地或庇其醇惟公懋德自
為芳馨疏介以通緼高于平有球彼至薦以廉清如琴

斯希寂涵至音有謨在國有澤在民以雅伸俗以實遂名三事晚矣噫難者兵謀胡忌蚤憂奚厭深徹土未陰敹遠而近孰盡其能孰壽其成蔚兮朝隮龍山之垠俾來者誰尚芘斯銘

安娘壙銘

安娘某之第二女也生於慶元丁巳甫十歲夏中忽得疾呼小方脈診視曰此伏暑中風吾業醫舊矣二十年間未嘗見童幼有此謂比歲乃有之且多作于立秋前

後十日病者十不療一二其不死者亦不復全人豈亦
關氣數耶吾女初苦壯熱幾旬不解屢投涼劑大腑通
利熱既退而右手足緩弱纒綿二年餘嘉定初元吾罷
政歸時適盛夏舟中再冒暑毒還舍旬浹疾作遂歿年
止十二嗚呼是可哀也後十八年乳母楊氏卜葬茲地
因祔于側且刻歲月納諸壙

徑山蒙菴佛智禪師塔銘

慶元丁巳夏徑山寺闕住持有旨以命僧元聰後數年

寺燼於火不二年元聰新之視舊觀有加焉寺既復元聰引去上復以住持命之且為御書寺額及蒙菴二字賜之仍賜號曰佛智禪師嘉定巳巳十一月十一日元聰示若有疾以偈入奏其畧曰漚滅本來同盡在吾皇大海中及有顧延睿筭等語越四日元聰逝去事聞上特降贈金遂以是年某月某日某辰入塔于蒙菴之原某時伏在林野耳剽是事竊深敬嘆主上待遇臣子恩全始終其施于元聰者猶若此元聰以寂滅為學至其

垂歿必以祝聖人壽為言于以見君臣之典窮天地而不可泯者如此欲私記之未能也未幾其徒狀師之行求塔銘于某乃以所聞識其首而後次序之曰師姓朱名元聰字蒙叟福之長樂人母房氏以慶壽恩封孺人師少頴慧習儒年十九始去儒入釋初從龜峯僧璘游璘歿則從晦菴慧光學陳公康伯一日至龜峯見師于優婆塞中小異捐金俾之買僧牒師既落髪乃白晦菴曰元聰身了而心未了望和尚免以事役晦菴笑曰佛

法在尋常行履處何懼事奪耶今限汝一月心如不了
即有決罰師歸僧堂書晦菴語于牕紙脇不至席者半
月幾至欲狂晦菴日使人視之忽聞其有啜泣聲亟呼
之前曰啞壞了汝師對曰昨日聞父訃不克歸學佛無
成恐兩下俱失故泣晦菴連摑師三掌師頓有所悟衝
口呈頌了了了了徹底了無端赤脚東西走踏破晴空月
一輪八萬四千門洞曉晦菴曰且放汝三十棒師云元
聽亦放和尚三十棒自此機鋒濬發境徹理融乃辭晦

菴往諸方勘辯逮晦菴住法石師隨之為侍者晦菴臨終以行雪堂所付法衣付師書示衆曰再來毒種元聰巨耐吾宗滅汝邊也法衣一條聊分付聽子時撾塗毒鼓師拜而受之叢林遂有毒種之號晦菴既終泉守周公葵首請師住清化師以晦菴常戒其年未及四十不得出世辭之即日攜晦菴骨歸葬龜峯道過福之乾元時木菴道永方峭立崖岸師徑造其室木菴云莫即是聰侍者否師稱名木菴曰此事非聰明所能辦師云通

身是口吐不出木菴云中毒了也師云莫擒彩木菴曰
須知此事不在方策上不在口皮邊師云畢竟在什麼
處木菴曰鐵蒺藜當面擲師云大好不在口皮邊木菴
肯之其深禪密句多此類有語録傳于世師既葬晦菴
即往見密菴咸傑於馬巨見且菴守仁于長蘆又見瞎
堂慧遠于靈隐見水菴宗一於净慈又見誰菴宗演于
高亭佛照德光於光孝復菴可宗于保安以証其所得
逯密菴遷逕山師爲第一座由是聲名益起四方衲子

皆宗之錢公佃將漕江西首請師住隆興光孝師辭之張公子顔爲江西帥又欲以光孝處師知其不可屈乃貽書密菴俾勉其行師遂自光孝開堂爲晦菴嗣至是師年四十矣未幾饒之薦福撫之漕山洪之寶峯爭欲迎致師師皆不赴江東帥留公正轉運尤公袤丘公宗前後凡三請師住雲居師亦三辭之一日憲使趙公睦俾南康守錢公聞詩詑作民家請說法道過廬山遂邀留師于雲居一住九年百廢具舉鉗鎚益密爐鞴愈高

趙公汝愚始當塗以隱静招師師忻然從之外戶為之屨滿未幾平江之承天常之華藏真之長蘆同日轉使至師曰吾緣法自長蘆往雪峯徑山遂往長蘆已而雪峯果虛席福建帥詹公體仁會諸禪探籌一探而得師名遂以聞于朝師欲因之省母亦不辭而承命遂住雪峯三年自雪峯遷徑山凡坐十四夏因回禄之變築屋甚廣事見樓公鑰所為記又傾橐益田足以安衆師持身精勤接物弘大生機硬語直指人心禪徒之奔徑山

遂不減大慧盛時至于五緣俱契諸福具全又若默有所助云臨終既奏遺偈又貽書別常所往來者其弟子環繞求語師皆隨根器授之最後辭大衆曰來未嘗來去未嘗去七十四年月印寒渚遂擲筆趺化以為國一後身僧臘七十四度比丘二百餘人嗣法若行譔元詔可達南悟端仁輩凡五十餘人它日必有聞于世者師滅之夕大風拔林瘞骨之日久雨頓霽是夜塔現祥光空中出金磬聲初范公成大與師厚至范公欲得師

住承天則師曰願從公杖屨行不願承天也范公每謂
師墨名而儒行故余因范公知師甚詳及覩師之終始
一念於君師父母者則范公之言信矣然獨於聞父之
喪當荒迷之中反有所悟入則佛者偉之而儒者疑之
豈亦所謂生於憂患者歟銘曰
人生而善有萬惟均能盡此性抜夷冠倫在吾為仁在
佛為覺理本不殊殊以其學蒙菴之覺匪覺伊仁君師
父母仁之本根末法波流紛挐口舌孰知此事初無異

說龍門雪堂為法棟梁燈翳而吐由師乃光軌振徑山
軌扶佛智我撮其實天子之賜

謄錄監生臣單可垚